



夜读撷言

三国归晋的“双子座功臣”

□汪微

西晋灭吴、推动三国归晋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先后有羊祜、张华、杜预、王濬，其中直接给吴军以毁灭性打击、拿下吴都建业

的盖世功臣是后两者，我称之为“双子座功臣”。唐代大诗人杜甫每每提起他的十三世祖杜预，内心总是充满自豪：“尚书勋业超千古，

镇镇荆州继吾祖。”（《惜别行》）《晋书·杜预传》说他“昔之誓旅，怀经罕素。元凯文场，称为武库”，意谓杜预的才思像武器库一样丰富。公元278年，太傅羊祜临终前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杜预接替自己，担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此前，杜预在度支尚书任上向晋武帝提出的利国救边五十多项措施均被采纳施行。这位善于用兵的文人一向行事谨慎，试探性地要除掉驻防西陵的东吴名将张

郤，先是采用离间计让吴主孙皓把张郃调离西陵，然后上表促使晋武帝下伐吴的决心。根据《三国志》和《晋书》的记载，奠定灭吴基础的羊祜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苦心经营晋吴边境表面上的和平局面，杜预更是攻克江陵，控制了几乎整个长江上游地区，至此西晋的一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应该说杜预的政治谋略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前任羊祜，羊祜主要是收买军心、民心，而杜预却是军事进攻、人心向背两手都要硬。他不失时机地向晋武帝分析了晋吴双方对峙的总体形势，认为晋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已占据绝对优势，君臣上下齐心协力，而吴主孙皓却因残暴丧尽人心，吴军的防线也根本不堪一击。杜预对战略形势判断的高明之处在于，敏锐地认识到晋在消灭蜀、取代魏后面临的只剩下孤掌难鸣的东吴，其兵力、资源、地理形势都无法与晋抗衡，此时发起战役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得到东吴军民的支持，试想，如果是以暴易暴，即使灭了吴，也不会获得长治久安。

就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杜预重用了一位得力助手，那就是王濬。其实早些年羊祜就已经深识王濬之能，称他“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晋书·王濬传》）。杜预勉励王濬直下江东：“足下即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寇孽，释吴人于涂炭。……振旅还都，亦明世一事也。”然而就在决策伐吴的关键时刻，晋武帝还是有些顾虑，王濬再次上表：“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猝死，更立贤主，文武备得其所，则强敌也。”王濬这番话中最令晋武帝警醒的是，趁着吴国昏君孙皓在位，还不下手等待何时？如果不抓住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作出全面进攻的军事决策，一旦孙吴内部有变，换了明君贤臣，到那时要想攻克长江天险，谈何容易！晋武帝于是下定决心伐吴。

在接下来的整个灭吴战役中，王濬严格遵循杜预的战略思想，率水军横扫千里之势如破竹，以高大的楼船组成的水军顺江而下。王濬督造的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军先是彻底摧毁了东吴的上游防线，令吴军丧胆，哀叹道：“北来诸军，乃渡江也。”吴主孙皓凭借长江天险，在江中险要处暗置铁锥，又用千寻铁链横锁江面，自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王濬用大筏借急流冲走铁锥，以火炬焚毁铁锥，大军所向披靡，进逼建业，破城后俘获孙皓。

经此一役，王濬当之无愧地成为千古名将，直到数百年后唐德宗追封古代64位名将并设庙配享，王濬上榜上名。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作过一首怀古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诗中特别提到终结三国的名将王濬，无疑是肯定了其首功，我想，王濬若地下有知当倍感欣慰，他的老上司杜预也会引以为自豪。

施恩不图报的典范

读《李叔同全集》，被一封书信《致刘质平》深深感动。

李叔同（弘一法师）有两个最为得意的高足：丰子恺和刘质平。刘质平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音乐，因家贫面临辍学的困境。作为老师，李叔同深知刘质平极富音乐天赋，无论如何不能半途而废，于是寄赠学费帮助他完成学业。

不知道刘质平收到这封信做何感想，反正我在读完信中推心置腹列出的李叔同个人收支情况后，没有住住泪水：“每月薪水一百零五元出款：上海家用四十元，年节另加；天津家用廿五元，年节另加；自己食物十元，自己零用五元；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不难看出，李叔同当时的经济收入有限，勉强养家糊口。除去以上支出，李叔同欣喜地告诉刘质平：“严守此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元，此廿元即可以作君学费用。”如此厚道诚恳近乎迂拙的言行，实在令人唏嘘。

李叔同每月省吃俭用余下的二十元，对刘质平来说是天高地厚之恩，但匪夷所思的是，李叔同在信中提出两个赠予条件：一是“并非借贷与君，将来不必偿还”，二是“不可与第三人谈及”，在信末还特地注明：“此函阅后焚去。”

有一种说法：施恩不图报，是最高级的善良。李叔同善待刘质平，而且真心实意行善不欲人知的做法，境界之高，确非常人所能为。其实真正的施恩是为别人雪中送炭，应该不掺杂丝毫功利性，更谈不上期盼他人将来报答你，否则就不值得赞赏，正如《聊斋志异》中的一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谁持彩练当空舞

——透视《透视：信访与群众工作》

□刘正强

随着社会的变迁、政治的演化与法治的进步，信访活动、信访工作、信访运行等亦呈现出时而潜移默化、时而跌宕起伏的特点。擦亮与刷新信访是一些学者、官员无日或忘的使命。南通市信访局副局长成云新的著述《透视：信访与群众工作》（以下简称《透视》）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

多年来，信访制度一直处于毁誉、褒贬的风口浪尖上。《透视》对中国基层信访运行乃至信访理论具有通透性的理解，我从事信访研究数十年，自以为对信访的掌握尚可，但云新其人、其书、其思想、其境界，使人耳目一新。

本书勾连古今、鉴往知来，有相当的历史视野。

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首创的一项民意收集与整理制度，历代一些制度也具有类似的理念和主张，但与近代西方民本主义，特别是当今我党执政理念中的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存在着很大差异。《透视》具有历史视野和反思精神，对古代执政思想多有引述和阐释，如引用《尚书·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及张居正“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的内容体现了重民、爱民、养民、惠民、教民、使民的朴素思想。作者尤其用《道德经》关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论述，来比拟信访工作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轻关系而后联系、轻联系而后事项、轻事项而后维权、轻维权而后维稳等过程，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登高望远、继往开来，有高度的政治自觉。

信访部门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倾听呼声的窗口、体察民情的途径，这是信访制度的优势所在，如果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就降低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和定位，使其混同于一般制度。对此，云新的认识是到位和深刻的，他提出：“信访工作作为群众工作的组成

部分，也属于寻求和建立共识的基础性活动，而非定分止争的工作。而且定分止争工作是需要很强的专业素养和能力的，也是需要威慑力、强制力作为依靠的，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承担不了的，甚至会南辕北辙。因此不能把信访工作混同于法治工作，不能要求信访工作来定分止争，更不能指望信访工作来化解所有矛盾。”不过，他感到忧心的是，目前作为核心的信息工作、作为首要属性的政治工作、作为外显属性的群众工作都有所淡化。他对法治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也很到位，“就权利救济来说，信访工作的最终目的，不是让群众相信‘信访’，而是要让群众相信我们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最终要靠法治解决问题”。这种境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本书触类旁通、信手拈来，有清晰的辩证思维。

云新的思想并不保守、僵化、教条，而是多有涉猎、触类旁通，比如他用矛盾论、实践论等观点描述信访现象、分析信访问题、探究信访治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比如，他提出救弊往往也会生一弊，纠一偏常常也会起一偏。即在所谓理性的指导下，有选择就必定有冲突，有便利就必定有优选，有偏差就必定有攀比，有可能也必定被穷尽。也就是说当信访处理的随意性更大时，投机性信访的比例也会更大，当持续上访能取得额外好处时，上访老户才会不断涌现，当进京越级上访没有代价却会提升受益的概率时，进京越级上访也才会持续增多。他对信访中“事”与“人”的辩证关系的把握也十分到位，表面上，群众大都因“事”而来，但根源上，却大多因“人”而异。即信访人起先大都是为一个或一些具体的事项向干部求助或申诉，在得不到支持后，可能会转向指责相关干部作风态度方面的问题，由处理事项转向责人。只要有人的主观参与，一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可以有无数视角，人的自由意志就是其中最大的变量。

我集南通人著作签名本

□安铁生

五六十年来，我在南通医药公司办公桌玻璃台板上，长时间夹着一份印有海安书画印艺术大师仲贞子的一整套篆刻作品——毛泽东《沁园春·雪》，一句一方精美鲜红印章，刚劲而豪迈的刀锋笔线，与奔放的词章十分妥帖吻合，令爱好刻石的我百读不厌，亦成为我学习制印的典范。后来在搬调办公室时不慎遗失，很是懊恼。不思量自难忘，几十年来包括在网上搜索，其中一两方印可寻，但再也找不到全套的作品。前不久，我在友谊桥东边榭树广场“旧书驿站”地摊，发现一本《仲贞子书画诗篆刻》画册，翻阅一看，《沁园春·雪》全套精美印章一方不少，大喜过望立即买下。回家细细欣赏回味无穷，再查查这样的书为何如此少见。原来印刷量较少，而网上出售的都是其签名本，有600元的，有800元的，足见仲贞子大师作品质量高、含金量亦高，故签名本亦足珍贵。当然我买到的是没有大师签名的，但我珍藏有一方有“仲贞子刻”边款的“安铁生”章，是当年南通日报社老前辈陈白子去海安时找他帮忙制作的，虽是现场快速篆刻，大师免费馈赠，但线条流畅、笔画刚劲，我一直视作无价之宝。

为了方便写作地方人文风物，我一直重视南通作家作品的收藏，不知不觉竟集有300多册，其中约有十分之一是签名本。在

厚重的大书里，首先我要说的是从北京寄来的，即闻名海内外的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当然这不是从海门走出去的董竹君亲笔签名，而是其独子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题：“铁生先生阅正 二〇一八·六 夏大明”下盖“董竹君家人敬赠”红方章。此事缘自我在《江海晚报》发表文章《董竹君与锦江川菜文化》，其在南通的好友看到后，将报纸寄给93岁高龄的夏大明教授。夏教授早年在南通教过书，对母亲的故土很有感情，见家乡人还不忘董竹君的功德，于是将这本内容极其丰富且珍贵的书寄给了我，我也一直加护套保存倍加珍惜。

再者，我要说的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儿童教育家李吉林老师，赠我厚厚的《情景教育的诗篇》。那是2010年初夏，我去母校通师二附找到李吉林工作室，想把上海文化出版社刚出版的我的新书《话说中药》送给李老师，不想她出去开会了，我就把书交给办公室的老师转交。不久，李老师来电，感谢我送的书有助于教学，情景教育里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少不了，并要我有空去她家，也要送书给我。约定时间，我带着正在上小学的外孙晋健去拜访，一走进李老师官地街老宅的天井，我们就被茂盛的花草、灵气的动物吸引住了，李老师陪同并讲解。回到屋里她拿出《情景教育的诗篇》递

到我的手中，留下娟秀的签名，成为我的珍贵记忆。

我作为中国寿字碗小专项收藏者，有幸收集到朱淑梅老师丁亥年百岁书写的红纸为底的篆体大寿字，年高者能写如此遒劲书法者少之又少；文友收藏家凌君钰先生去世，我写文章纪念他，其妹凌雨珍要我至其屋取几本旧书留念，我发现有本《濒濠岁华》封面褪色了，大概是生前常读并为阳光所晒，系近百岁时的张馨孙女张柔武老师亲题：“凌君钰同志 张柔武赠阅二零一七·五月”，真是应当好好保存的纪念品；张馨先生的丰功伟绩对南通贡献巨大，我收到赵鹏先生主编的张馨诗文集《雪阵文心》；我还收集到张馨之孙张绪武先生，题写给市委原书记的《张馨与梅兰芳》，值得欣赏细读。

书上有南通作者亲笔签名，当然大部分是作者赠送时题写的，也有朋友转赠的，还有在旧书摊淘到的，我都十分珍惜喜欢。但凡书籍有了原著者的墨迹，纸张就多了温情与灵气，打开阅读时，好似作者在轻轻地向你倾诉衷肠，默默地神情交流，并产生浪漫的交响乐般的共鸣。



绕室旅行

最是深情留不住

□梅莉

喜欢的、厌恶的、惋惜的、欣赏的，都说得明明白白。其实所有的解读，都是作者的思想输出，好看与否，全在于眼力、功力与笔力。作者共情晴雯，她那么美丽、聪敏、鲜活，却不懂得人心回测，没有边界。因为得到主子宝玉的偏爱与纵容，使得她对外界环境的险恶失去了判断力。可以说，晴雯是死在袭人的妒嫉里，死在她平日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得罪的身边人中，她的群众基础差，又过于美貌出挑，只靠自己，结果引来大祸，一朵鲜花过早凋零，令人扼腕。“小角度知己”这一章写妙玉的也很独特。作为一个欣赏甚至有些倾慕宝玉的佛门妙龄少女，通过与宝玉斗“机锋”后，知道彼此在精神方面很多是相通的，气场相投，内心视作知己。但是，宝玉身边有太多的优秀女孩子围绕，她有些吃醋（不论爱情、友情，都是排他的），以至于把“阉苑仙葩”的黛玉说成是个“大俗人”。书中说妙玉是“一个聪明而高冷的少女，在终于有机会炫技的兴奋之中，控制得不好，戏过了，直接导致黛玉和宝玉提早离开”。谁还没有过兴奋过头，控场失败的时候呢，所以，看到此处，不禁莞尔。妙玉的拈巴源于她是“槛外人”（带发修行）的身份，纵有馥郁才华、高颜值品，但情感上终究尘埃未了。

作者从女性角度发出评袭人，我也深有同感。袭人的厉害在于，处在什么环境都能很好地活下去。她对主子“忠心耿耿”，待人

温顺，体贴入微。男性是很喜欢迎娶这样的人为妻的，连曹雪芹给她安排的下场也很不错。但我一直不认为她是真温柔，她只是对她想温柔的人温柔，对她有威胁的人，就会处处积虑地把他置于死地。这样的女性如果嫁了人，也许很能持家，但你别指望她能死心塌地跟随，她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袭人可以说是整个红楼里最善于伪装的人。

年轻时读红楼，总站黛玉一边。现在来看，林黛玉其实就是个高敏感的脆皮文艺青年（因为我不想看到她就这么死了）。黛玉才学过人，神情超逸，“有林下之风”，她是被曹雪芹偏爱的、怜惜的，也是被读者偏爱的女主。其实，才貌双全、纯真良善的少女在哪个时代都会得到偏爱。要说大观园里谁最美，还是首选黛玉吧，因为就连薛蝌那种粗俗的人也会偏爱黛玉的“风流婉转”而酥倒。如今人在中年，再读红楼，却喜欢宝钗了。宝钗不缺钱也不缺爱，待人周全又宽厚，与她在一起，有恰到好处

的边界感。书中说钱才是宝钗的神药，也是她做人的底气。对于宝钗，作者并不欣赏，说她情感淡薄，类似于中央空调。淡薄就淡薄吧，最是深情留不住。宁国府里有钱人很多，但宝钗大方啊。我们中年女人，千帆过尽，都知道钱了的好，但不是有钱人都像宝钗这么好。

读红楼读到最后，品的是我们各自的人生。



新书架



《威廉斯论评集：1959—2002》
[英]伯纳德·威廉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廉斯的长处是往往比对手人更善于抓住其思想要害，甚至在别人还没说完话时，就已掌握了对方的论点。他的哲学发出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声音，他思维严密又不拘泥于理论成规。本书里的随笔展现出他广博的学识、严密的思维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



《最后的远握》
[俄]玛·茨维塔耶娃
[俄]帕·帕斯捷尔纳克
花城出版社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中，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是两位最杰出的诗人，他们彼此也是柏拉图式的恋人、挚友，两人通信持续14年之久。促使他们相互走近的，正是他们面对诗歌之命运的责任感和寻求新的艺术可能性的使命感。



《本雅明书信集》
[德]瓦尔特·本雅明 光启书局

书信集收录德国思想家本雅明信件300多封，由肖勒姆、阿多诺合力编辑，编年编定，加以注释。展现了本雅明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文笔，揭示了思想轨迹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和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家及各类人物的关系，对于理解20世纪前半期欧洲文化和思想人物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在地狱阅览室里》
[智]罗贝托·波拉尼奥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波拉尼奥在书中细数自己喜欢或讨厌的作家、作品，也记录现实生活中与朋友的交往、偶尔遇到的趣事和怪事，一两页纸的篇幅就能将这些人事、物生动呈现在读者眼前。他真实的生活轨迹、文学理念、个人情感尽在其中。